

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

徐志摩

荣挺进 主编
向学春 编

讲 爱 情

「爱是生命的中心和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爱是伟大事情，是难事，是关生死超生死的事情」，「在主的面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新华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

徐志摩讲

荣挺进 主编

向学春 编



出版 社



凡 例

徐志摩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浪漫诗人、散文家和学者。在他三十六年的短暂生涯里曾和三位女性发生过情感纠葛,温柔贤惠的妻子张幼仪、清纯美丽而又富有学识的知己林徽因,浪漫柔情而又挥霍颓唐的陆小曼。爱情在徐志摩的人生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徐志摩曾讲过,“爱情和婚姻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没有爱情,就没有诗人徐志摩,更不用说驰名中外,流芳百世。徐志摩坚信他可以透过爱情、可以透过艺术、可透过艺术家的生活气质使人得到救赎的力量,从而走出生活困境。

《徐志摩讲爱情》主要辑录了徐志摩谈爱情的散文、日记、诗歌和书信。共分三辑加一附录:第一辑志摩的情爱杂谈,主要展示徐志摩的爱情观;第二辑志摩的情感日记,主要收录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时日记;第三辑志摩的谈爱书信主要收录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时及婚后的书信;附录为编者编写的著述年表,收录其生前主要著述目录。

本书编辑时,注意如下几点:

1. 专题性。根据作者学术与创作的特长,收集相关资料,使其成为相关文史专业高校学生和研究人员、兴趣爱好者的权威、必备读物。

2. 完整性。收集时文章均保持文章原貌和完整性,不做任何形式的删改。书中通假字、异体字、得、地、的等,除明显错误加以改正外,其余一仍其旧。

3. 资料性。书中文章按作者写作或出版时间为序,以~~成书~~专书

2 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

加集外方式编排各篇文字,每篇以题注方式注明出处和各篇内容题解。

向学春

2005 年 6 月 21 日

目 录

第一辑 情爱杂谈

徐志摩张幻仪离婚通告	3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5
余协中“新式婚姻制度下的危险性”案语	9
林宗孟“一封情书”案语	10
顾颉刚《关于〈林宗孟先生的情书〉》附识	12
翡冷翠的一夜序	13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14
关于女子	29
性对爱	41
醒世姻缘序	46

第二辑 情感日记

爱眉小札	59
志摩日记的一页	94
眉轩琐语(节录)	96

第三辑 谈爱书信

致胡适	107
致凌叔华信七通	109
婚前致陆小曼二十五通	118
婚后致陆小曼十四通	157

附 录	185
-----------	-----

第一輯

情愛雜談

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节录)

目前情况,离婚的结果,还不见女的方面缺亏。男子再娶绝对不成问题;女子再嫁的机会,即使有总不平等。固然,我们同时应该打破男必娶女必嫁的谬见,但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这非但这女子不解放,也是男子未尽解放的证据。我们希望大家努力从理性方面进行,扫除陋习迷信,实现男女平权的理想。

(六)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说上一大串,但家庭方面总不应得略过不问,实际上家庭是个极重大的原则。“极重大”是一定要牵连到的意思,并不是离婚不经过家庭就不成功,好像没有糯米裹不成粽子,没有豆板做不成豆腐。只要当事人同意负责,婚姻离合的原素就完全。固然能得到家庭同意最好,但非必要。如其当事人愿意离婚而第三者的家庭有异议,这一定是误解,迟早讲得明白。若说反对更是笑话。屋子里失火,子女当然逃命,住在城外的父母说不兴,你们未得家庭同意,如何擅敢逃命,这不是开玩笑吗!解除辱没人格的婚姻,是逃灵魂的命,爱子女的父母,岂有故意把他们的出路堵住之理,并且他们也决计堵不住。但离婚没有朋友绝交的简单,往往有具体清算的必要,则如财产子女,△△地要商榷家庭了。旧式制度使然,但事实清理是理性的事务,只要命题合理,总有答数算出来。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老辈也有老辈的是,如何可以使得旧社会的家长了解新时代的精神,免去无谓的冲突,酿成不愉快的结局。你我有你我的意见,老辈也有老辈的意见,疏通是我们的责任。要使他们了解我们,我们也得了解他们。同情产生同情,误解反应误解。顽固无可理喻!家庭革命的呼声常常听见,我们青年就犯一个嗜好,不是完全健康的嗜好——浪漫主义。家庭革命四个字是染透了浪漫色彩的,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我们对家长说的话很简单,我们说:你们父母是最怜爱我们子女,我们的幸福就是你们的幸福,我们的痛苦就是你们的痛苦,以往的是非不提,谁也不必抱怨谁,现在我们觉悟——我们已经自动,挣脱了黑暗的地狱,已经解散烦恼的绳结,已经恢复了自由和独立人格,现在含笑来报告你们这可喜的消息,请你们参与我们的欢畅。慈爱、同情永远是人道的经纬,理性是南针。我们想果然当事人能像我

们一样，欢欢喜喜的同时解除婚约，有理性的父母决不会不赞成，除非真是父母根本不爱儿女！愿意他们痛苦，不愿他们救度。我们相信这样异乎寻常的父母，世上不多，若然当事人不幸而逢到真正异乎寻常的家长，那时要有革命行为发生，谁是谁非就不辨自明。

我们要说的话还很多，但这不是做大文章的地方，我们很盼望再有机会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我们相信道德的勇敢是这新时期的精神，人道是革新的标准。

（本文是“通告”的后半部份，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新浙江”副刊“新朋友”的“离婚号”上。上半部份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同刊上，但未找到该报。）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我们又来犯大不韪了！叔本华的妇女论是一篇无忌惮的“毁灭”，他的古怪脾气，他的偏僻性，他的厌世观，他的打破偶像主义，都在这篇短文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泄。哲学家的头脑不是平常人的头脑；他的视觉，比如诗人与艺术家的，也不止是平常人的视觉。在我们肉眼看来，椅子只是椅子，一只猫就是一只猫；在哲学家看来，椅子却不仅是椅子，他要问他自己关于椅子同时又绝对不关椅子种种古怪问题，在不能得到满意答复以前他是不曾舒服的。“什么是椅子？”

“为什么一只椅子不是一只猫，一只猫又不是一只狗？”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哲学家就比是顶顽皮的孩子，什么东西一到他的手就保不周全，虽则他把东西拆烂了心里还不一定痛快，不过总比不拆好些就是。偌大一个宇宙，这样复杂的生的现象，都经不起那哲学家大孩子的拆，要不了几分钟，整体的宇宙与人生都没了；很多次他自己怀疑到正在运思中的脑袋，他得往墙上去碰出口里一声啊唷来才能无条件的相信他自身的存在。但他们的顽皮还不止单纯的破坏；他们还想来把他们拆烂了的断片按着自己意思重新给造起来，那才是我们觉得哲学家们真正麻烦讨人厌的地方。

白马就是白马，白玉就是白玉好了；即使你说骑在胯下的那匹白马实在是在你自己的心里，实在没有这样东西，那也还不要紧；不，他偏要来无中生有的从白马与白玉与白什么的句里面抽出一个白的性来，叫做白性。这来就是无穷麻烦的开场。因此就有了种种的人生观、宇宙观，你的放不进我的里面去，他的也放不进你的里面去，你说他的没有上底，他说我的漏了缝盛不了水，彼此谁都不肯让谁，大家挤在怪作祟的文字的暗弄里巴望发现光亮。中国哲学家离不了他的性与道，西洋的玄学家离不了他的什么实在论与认识论。我们凡人头脑简单的实在是摸不清这个有趣的麻烦，跟不上这热闹。有一天我在洋车上与一个朋友无意中说洋话，却不道恼了拉车的那位先生，他扭过头来说：“先生，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们真的听不懂啊！”我想我们也很想扭过头去对哲学家们说一样的话：“先生，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们真的听不懂

啊!”但同时我们却不疑惑他们的是比我们聪明,他们的话里不能完全没有道理,犹之拉车的对着坐车的也总有相当的佩服。所以每回一个哲学家的腔调能够放平,我们平常人听得懂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肯失掉机会的。

叔本华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他的话至少有时不至于过分的高深,他居然能体谅我们的浅陋,不来成天嘛咪叭咪哄的吓诨我们乡曲。并且他不仅用比较明显的文字来说明他的“系统”。他居然大讲讨论过女人来的。

尼采说他不能设想一个有太太的哲学家。不,我们简直不能设想一个与任何女人发生任何关系的哲学家。至少在这一点他得“超人”。他是单身站在一个高峰的顶上,男女性的云霞却在山腰里涌着,永远沾不着地。苏格拉底斯过了性欲年纪,有人去吊唁他的不幸,他回答说假如一个人在老虎的利爪下逃了命,你们吊他还是贺他。英国的边沁活到八十多,只学会了斗着小猫玩。康德、卢梭叫他“寇尼市贝格的老太监”不用说,更是一辈子碰不到女人。斯宾塞也是一个老童男。尼采自己也只能击剑与喝啤酒。叔本华更寒伦,整天在法郎克福德城里带着一只小狗(人家叫它“小叔本华”)飞快的走路。哲学家有太太的当然也不少,比如海格尔、休谟,但都是循规蹈矩的,我们很少听见正宗的哲学家有什么艳迹,除非你也算上从前的卢骚,那是到处碰钉子的,与现在的卢梭,他是出名的。哲学家很少直接讨论女人的。希腊人论恋爱,永远是同性恋,不关女人的事。中世纪的哲学家都是和尚,他们怕女人抢他们的灵魂正如他们怕老虎吃他们的肉。女人,在古代,在中世纪,只当得是女人;山里有老虎,草里有蛇,世界上有女人,再没有讨论的余地。罗马的屋维特,不错,讲过女人,但他在这里也只是个唯实主义者,他的 *Amores* 是与叶德辉先生编的“双梅景暗丛书”同性质的著述,并且屋维特是诗人的分类多。

女性好像是诗人们的专利,哲学家是没分的。他们因为缺乏经验,也就没得话说。在他们有相当经验的时候,他们看作不够重要,不值得认真的讨论。叔本华第一个破例。并且也不是因为他的女性的经验,一定比那“寇尼市贝格的老太监”高明多少,他比众不同的只是他的坏脾气;也算是女性该晦气,叫他消化不良时做的一篇短文骂一个透彻。叔本华是悲观哲学的近祖(什么哲学的远祖都得到希腊去寻);他只认痛苦是实在,快乐只是痛苦的缺席;他奖励自杀,这是从印度来的,从身体的毁灭中求灵的解脱;女人,不

消说,他当然看作一种必要的恶业,有人说他的悲观哲学是完全从他早年恋爱失败里来的,我却不曾查考过他是否有过任何的恋爱经验。他的宇宙的中心是他自己,周围也是他自己;他只有他自己。他的虚荣是旁观的。他一辈子没有密切的朋友,男女都没有,自己的娘与妹子都与他吵断到死不见面的。谁都跟他合不上,除了他的小狗。他就会怪人,前半世不曾出名的时候。他就成天抱怨社会不认识他的天才,后半世还是成天抱怨,怨社会对他的恭维不够过他的瘾。他咒诅生命,同时他自己最最怕死,一小点子危险的影子就可以赶他远远的逃命。他的同行嫉妒是不能信的;他骂海格尔、菲希德诸家的话,永远是他自身的大污点。

为了小小的事情他有一次发了大脾气,把一个女人从屋子里直摔出去,成了残疾,结果招了好几年的官司,还得养老她终身。

像卢骚一样,他也叫“自馁隐组”(Inferiority complex,我随便翻的)追了他一辈子。

这是我们的哲学家,肆意毁谤女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胆。我不知道当时的反响怎样。反正他的脑袋没有叫女权论者打扁;德国的妇女终究还是温和的。不;叔本华倒反因此得了读者们的殊宠,到如今还是的,西欧哪一个有知识的女子不曾笑吟吟朗诵过他的大文。尼采说,每回你去接近女人,不要忘了带一根鞭子。有地方男人不打女人是没有感情的确证。英国爱看萧伯纳的戏也是同一心理作用——骂得舒服。但这也不全是,叔本华与萧伯纳会得写文章是真的。

在他的意志论,他的康德哲学批评,一类文章再没有人请教的时候,他的妇女论还是可诵的,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把它译登的本意。慰慈的译文并不怎样仔细,他本来自己加上一段道歉的话,并且警告缺少幽默的读者不必冒生气的险。但高等教育的一个凭据,赛司特登说,是不仅捱人家不生气,并且会得自骂自己不生气。我们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都有某程度的幽默,不至于对六十年前的死老儿闹不实际的意义。

叔本华的女性观察,当然不仅十分的过火,并且有地方是不对的。但他在他那时期,在他那一级社会里的妇女,我们可以推想的的确是给他骂苦了——全骂着了。我是相信进化原则的,人类不论男女当然不是完全的,但他是可进化的,并且历史的看的确是进化的,我们现有的文化,不容讳言,确是完全男性的事业。女性是叫男性压着的,全世界都是的,不仅中国。但这近百年却大大的换掉

了。不仅在学理上我们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完全的改变了,不仅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改变了,不仅她的人格在人类所有活动里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认识,并且女子们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可惊的成绩,在学识上,在事业上,甚至于在创作的艺术界里(一个嘴巴给我们的哲学家,他说女子不但不能创作并且不能领会艺术)。我们已经眼见着伟大的女科学家、女学问家、女音乐家、女画家、女雕刻家、女诗人、女小说家,甚至女政治家、女法律家,在任何智力与创造力的活动里,她们已经充分证明她们的能耐,在一切压迫的势力让步的时候。跟着这智力的增加与灵性的扩大,她们原先在不平等甚至野蛮的社会状况底下养成的习惯与性情,也当然经受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叔本华那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节帐看,他这里结束了欧洲封建遗蜕的社会里的妇女——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等等——此后却开始了一个新的光荣的妇女的纪元。这也是我们中国现代社会可以借镜的一篇文章,我们不妨拿我们在北京看得见的社交妇女去比较叔本华当初骂而完全骂着的欧洲妇女,看是否在他们已经僵化成石的在我们还是亭亭的鲜艳的花草,看是否在他们已经渐次完全脱离的缺陷的女性在我们正在尽情的仿制;同时我们也应得想想在他们已经实现的女性的尊严与天才在我们这里有影子见着了没有;在他们女性新得的权利是她们应得的权利,能耐与成绩公正的报酬,在我们是否还不免是不应分的要求。

新近卢梭夫人勃兰克女士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哈哀贝希亚》(Hypatia, 中世纪一个被判异端烧死的一个女学者),总结这百年来女性的成绩与此后的希望(许已见中译,如未颇值得译)。

提倡女权的小说家乔治(W. L. George)也出一书单叫《女人》,极同情极精湛的一篇论文,讲尼采哲学的鲁屠维基(Ludovlci),也有论妇女将来的新书,比较的有“反革命性”。又有一个奥国怪人叫Otto Weininger,十九岁(他二十三岁就死了)写的一本《性与品》(Sex and Character)听说见解极怪,那又是骂女人的,一点是说女人是没有灵魂的(他是天主教)。但这一点并不新奇,百年前悲观派诗人理巴第(Leopardi)早就说过,他说因此男子最高的精神性恋爱,比如丹德的,女子就永远不能领会。

(原刊1925年10月14日《晨报副刊》)

余协中“新式婚姻 制度下的危险性”案语

志摩按——

婚姻：讲起太腻烦了，什么都不妨讲，就这问题看着题面就够烦。也许生在这世界里，混在这世界里，我们就免不了到时候得按着这世界讲这世界。这真是苦恼。

这类文字近来似乎别的大报小报上都看得到，按我的癖性我是真不喜欢的。余先生的态度又是百二十分的诚肯，那更使我为难；这稿子压在我抽屉里许够有一两个月，今晚也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余先生要我特别注重这问题？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余先生说什么“危险”，这我约略懂得，但我的答话却是——世上没有不带一些危险性的值得的经验。出娘胎来做人本身就是危险事业。就比是绝海里行舟，海是反正有波浪的，问题就在你把得稳还是把不稳。我们该注重的，按我说，不是跟海去商量要它减小它波浪的危险，我们该研究的是怎样才能或成功我们航海的本领。余先生以为怎样？

（载“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林宗孟“一封情书”案语

看中国二十四史乏味,看西洋传记有趣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史家只注重一个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而略过他的情感最集中的恋爱经验。也许我们的祖宗们并不知道这回事,除了挟妓。即使有,在个人本身,也是讳莫如深的。立志不要吃冷猪肉的,能有几个?现在时代换样,反动到了;在青年人看来,事业是虚荣,功利是虚荣,文章是虚荣,人生里真的只有一件事——恋爱。结果副刊的来稿,除了骂人,就是谈恋爱;随你当主笔的怎样当心选稿,永远拿“不要诱惑青年”一句话当作标准,结果总还是离不了“性,性,再来还是性!”明白人看了是不会生气的。至多笑笑,要不然叹一口气。本来是这么回事。近来常有人责问我为什么好好的篇幅不登些正经文章,老是这恋爱长恋爱短什么意思?因此我愈觉得有“开风气”的必要。

闲话少说,下面一篇我题名叫“一封情书”的,是新近在关外敌军中身亡的林宗孟先生写给我的一卦信。这话得解释。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通信讲恋爱。好在彼此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这假惺惺未始不是一种心理学家叫做“升华”。下面印的是他给我最长的一封(实际上我们各写各的,情节并不对准,否则凑起倒也成一篇有趣的小说。宗孟先生在民国元年在南京当代表遭险是实事,他这里说的他那心里的心里的一团热火实有背景与否,他始终不会明说过。不论怎样,他这篇文章写得有声有色,真不错。在我看是可传的;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将来双斋文集印出时,我敢保这封情书,如其收入的话,是最可诵的一篇。中古世纪政治史上多大的事情我们都忘了,单只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的情书(Love letters of Aeloise and Aberlard)到今天还放着异彩。十五十六世纪间多大的事情都变了灰,但一个葡萄牙小尼姑写给一个薄情的法国军官的情书到今天

还有使我们吊泪的力量。谁敢断定奉直战争一类事实的寿命一定会比看来漫不相干情书类的文章长久？

记得曾经有人拿“恋爱大家”的徽号给林宗孟。这也是有来历的。早三年他从欧洲回京时，曾经标恋爱的题目公开讲演过。据说议论极彻透，我盼望过天有机会发表他的原稿（他对我说过他有原稿，但须改作）。我们要记得宗孟先生不是少年，他是鬓苍苍的五十老翁。但他的头脑可不是腐败名士派的头脑，他写的也不是香奁体一派的滥调。别看他老，他念的何尝不是葛理士，马利施笃普司，以及巴尔沙克“结婚的生理学”一类的书？听他讲才痛快哪！他的心是不老的。

他文章里有几句话竟与他这回惨死的情形有相印处。“微月映雪，眼底缤纷碎玉有薄光，倏忽间人影杂遝，则乱兵也。下车步数武，对面弹发……。上次脱了险，这回脱不了，（掉一句古文调说）其命也软！认识他非常才调的，不能不觉着惨。

志摩记 二月四日

（载“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顾颉刚《关于 〈林宗孟先生的情书〉》附识

颉刚先生真细心，这一节小小索隐，在与宗孟相识的人看了一定觉得有味。我记得我当初也曾问过宗孟，他所谓“仲昭”也者究竟是谁。他第一次只是笑而不言；又一次说起，他笑着说：“事情是有的，但对方却是一个不通文墨的有夫之妇；我当时在难中想着她也是有的，但交情却并没有我信上写的那样深。”我关于“仲昭”，所知止此。宗孟在时最爱闲谈风月，他一生的风流踪迹，他差不多都对我讲过。他曾经原原本本的对我演说过他的“性恋历史”，从少年期起直到白头时。他算是供给我写小说材料。我在《努力》上登过一篇《春痕》，主人翁“逸”就是他。他却不曾提起过徐自华女士。但这回经颉刚先生提起以后，我倒也有点疑心，因为宗孟的老太爷林孝恂公在石门做知县年分很久（他也做过我们海宁的父母官），徐女士是石门人，他们有机会接近是很可能的。

但我却不敢下断语。我想宗孟先生的近亲李释戡先生等应该知道他的事迹比我更清切些。不知他们看颉刚这段索隐有什么发明没有。

志摩附识 四月十日深夜炮声如春雷时。

（载《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